

高等本少数民族摄影选

庄学本少数民族摄影选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责任编辑、美术设计：吴明焯

北京新华印刷厂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1980年7月第一版 1980年7月第一次印刷

编号：8027·3044 定价：4.90元

前 言

这是一本既有历史价值又有艺术成就的少数民族摄影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他们的总人口虽然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而分布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其中许多民族分布在广阔富饶的边疆地区。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不平衡，一般都比较落后，甚至一部分少数民族还处于封建农奴制度、奴隶制度的统治下，长期遭受沉重的压迫和残酷的剥削，生活在苦难、落后之中。那时，从事少数民族的摄影采访与研究工作的真可说是寥如晨星。这本摄影集的图片，形象地记录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些少数民族的昨天和今天、悲哀与欢乐，真实地刻划了我国少数民族人民的勤劳、勇敢、淳朴、智慧，反映了祖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引人入胜的绮丽风光。

作者庄学本同志，是我国较早从事民族摄影工作的为数不多而且很有成绩的摄影家之一，也是一位富有理想、诚实勤奋的民族工作者。自1934年起，他开始采访少数民族，在几十年的旅行摄影中，不畏艰苦，跋山涉水，仆仆风尘，走访在祖国的天南地北，处身于兄弟民族之中。他曾在祖国西南边陲登临过喜马拉雅山，在北方，骑马驰骋过内蒙古大草原，在青海，翻越过被称作西北高原脊梁的巴颜喀拉山，在广西，进入那峰峦如画的大瑶山；他曾经乘皮船漂渡过黄河和长江之源，从溜索上飞渡过两岸绝壁的雅砻江，走过号称“黄金遍地”的木里和今日钢都之一的“白云鄂博”等矿藏丰富的地区；他在青藏高原上遇到过成群的野马和跳跃的犏子，在四川山区和大兴安岭见到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山坡上，看到那艳丽的杜鹃花盛开得象一片片灿烂的红霞……。

作者访问过藏、羌、土、撒拉、彝、纳西、普米、傈僳、蒙古、满、朝鲜、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壮、苗、瑶等十几个民族。在作者的摄影记录中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内容：精致、漂亮、美丽的各民族服饰和各种手工艺品，游牧、狩猎、农耕的不同生活情景，许多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精采的文艺活动，如：塔尔寺的跳神和酥油花，巴塘的跳弦子和藏戏，大凉山中的古老婚礼和盛大的作帛（超度祖先），大苗山中富有民族情调的芦笙舞，呼

呼伦贝尔盟草原上以骑、射、摔跤著名的那达慕大会……等等，美不胜收，出色引人。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壮丽的山河风貌，使作者为祖国的伟大而感到自豪。尤其使作者感到兴奋的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的时代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平等、团结、进步和幸福。作者曾怀着激动的心情，重访了旧游之地，亲眼看到了巨大的历史变化。当年反动统治的民族压迫的枷锁被粉碎了，千千万万奴隶翻了身，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主人，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了区域自治，农牧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面貌，许多过去荒无人烟的地方竖起了钻塔井架，高山草原修建了“金桥”、“玉带”，有的地方建起了新的城市，有了工厂、学校、医院、商店等等。衣不蔽体、食不充饥的苦难日子，愚昧无知、担惊受怕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切一切，神话般的变化，对一个曾经亲眼所见，亲身所经历过的人该是多么激动心弦，又是多么深受教育。

几十年来，庄学本同志一直从事民族摄影工作，拍摄了数以千万计的照片，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民族工作的热忱、毅力，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无论是摄影用光、取景构图以及表现人物神态等方面都是很讲究的，表现了创作的真实、细致、自然的朴实风格。在多变的气候条件下，灵活运用摄影技巧，无论是清晨、中午或黄昏，无论是拍山川平地、远景和人物特写，都给人以强烈的实感。例如：封面《藏族妇女》，是作者1939年在西康理塘拍的一幅藏族平民妇女，深色衣服，黑的发带，具有藏族特征的细发辫，加上普通的银头饰，层次清晰，从面部的表情刻划出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平民妇女受压抑的愁思的心情，衬托以墨黑的背景，更加重了图片的气氛和效果。再如：《玉树长虹》，表现了高原秋日雨后，空气新鲜，长虹贯天，下面山尖的寺庙，墙垣留有金色的夕阳余辉，显出了地势崇高，绚丽多彩，说明作者熟悉高原地理气候的特点。又如：《纵马驰骋》，作者在广阔的甘南草原，抓住数百骑骏马在奔驰中的一刹那的镜头，表现了万马齐奔之势和草原在沸腾的热烈气氛。尤其是《高原四季》的四幅照片，从色调、景象就会使人感到春、夏、秋、冬的冷暖寒热。作者在不同季节、时间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阳光反射，显示出春季的乍暖还寒，夏天的阴雨连绵，秋天的天高气爽和隆冬的积雪数尺。《凉山雷波农田》，使人一看就会感到凉山土地肥沃、农田似锦。而《美姑林区》则美丽得如同一幅云雾山林的水墨画。从整册摄影作品中，都可以看出作者深入实际、熟悉生活，

恰如其分地组织了照片黑白灰的色调，发挥了摄影艺术的特点，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今天，我们国家已培养了许多从事少数民族的摄影工作者，到民族地区去摄影采访，再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了。不仅可以乘坐汽车、火车以至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利用配备有各种附件的最新型摄影器材，而且更重要的是各民族之间消除了隔阂，有了很深的情谊，无论到哪里采访都会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待。可是，这在四十多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时候，作者凭借个人的有限力量，背着简陋的相机和冲洗器材，徒步或骑马走在语言不通、风俗殊异、辽远荒凉的陌生地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往往要在茫茫高山草地上行走几天或十几天，随时可能遇到冰雹雨雪，常常风餐露宿，甚至吃不上饭。特别是由于当时复杂的民族情况，有时还会受到失去自由甚至丧失生命的危险。作者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一张又一张的图片，用艺术形象为增进民族间的了解，做了有益的工作。他的艰苦从事工作的精神，也是值得今天我们摄影工作者学习的。

庄学本同志已经七十岁，几十年来他在民族摄影工作上是有成绩有影响的。可惜近十几年来，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剥夺了他的摄影权利，并积病致残，再不能拿起相机重新上阵。这本摄影选集中的图片是从作者数十年摄影作品中编选的一小部分，按其摄影年代编排，其中解放前的作品较多。我们相信，这本摄影选集的出版，对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开展民族学的研究和摄影艺术的借鉴，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吴明堦

1979年9月于北京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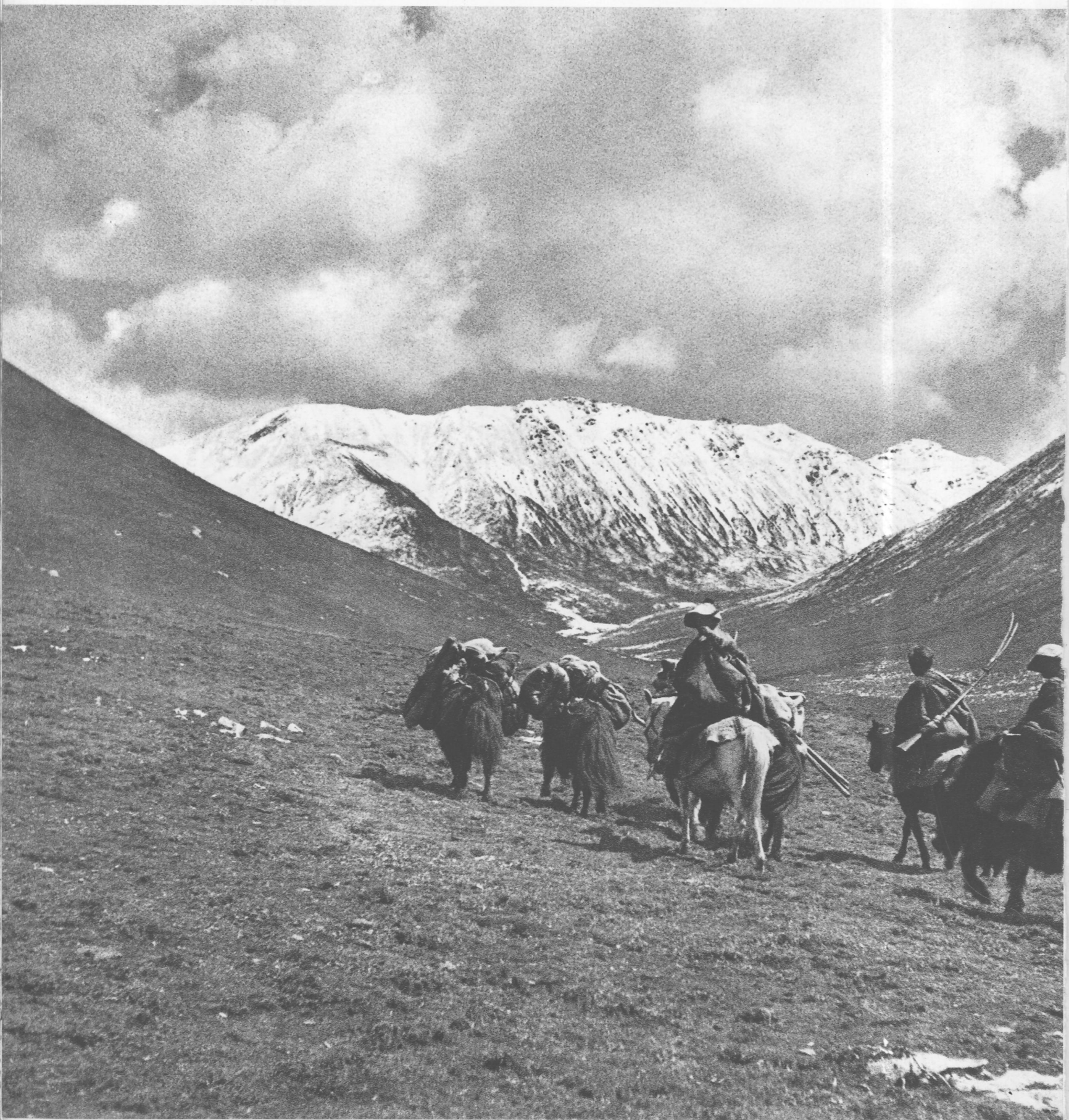
我出生在上海，“九一八”后，立志到边疆去，从1934年春天，开始跨出到边疆民族地区的第一步，进入四川和青海交界的当时被污蔑为“吃人的野番”的果洛藏区。自带帐篷，在茫茫荒僻的旅途中，徒步跋涉环游了果洛一周平安归来，拍摄了近千张反映果洛藏区风貌的照片。这些照片发表在当时报刊上并举行了影展，出版了《羌戎考察记》，第一次形象地介绍了“果洛”。1935年至1936年我到了甘肃、青海，先后在拉卜楞藏族、青海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地区考察、摄影。1937年，翻雪山、过草地进入当时的西康（今并入四川）。当时的西康是个民族情况复杂的地方，其中有藏、彝两大少数民族，他们的民族特点、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都不同。作者于1938年冬到昭觉时，那里的彝族还处在奴隶社会。1939年到有“喇嘛王国”之称の木里，访问了居住在那里的藏、普米、苗、傣傣等民族。随后，到了与木里交界的云南永宁县，访问了当时还是母系社会的纳西族聚居区。归途写成《西康彝族调查报告》出版。当年秋天，去康南的理化和巴安（现名理塘、巴塘）、义敦等藏族地区。这次旅行摄影所得，交上海《良友》画报刊出了西康摄影专辑，并于1941年举行了“西康影展”，以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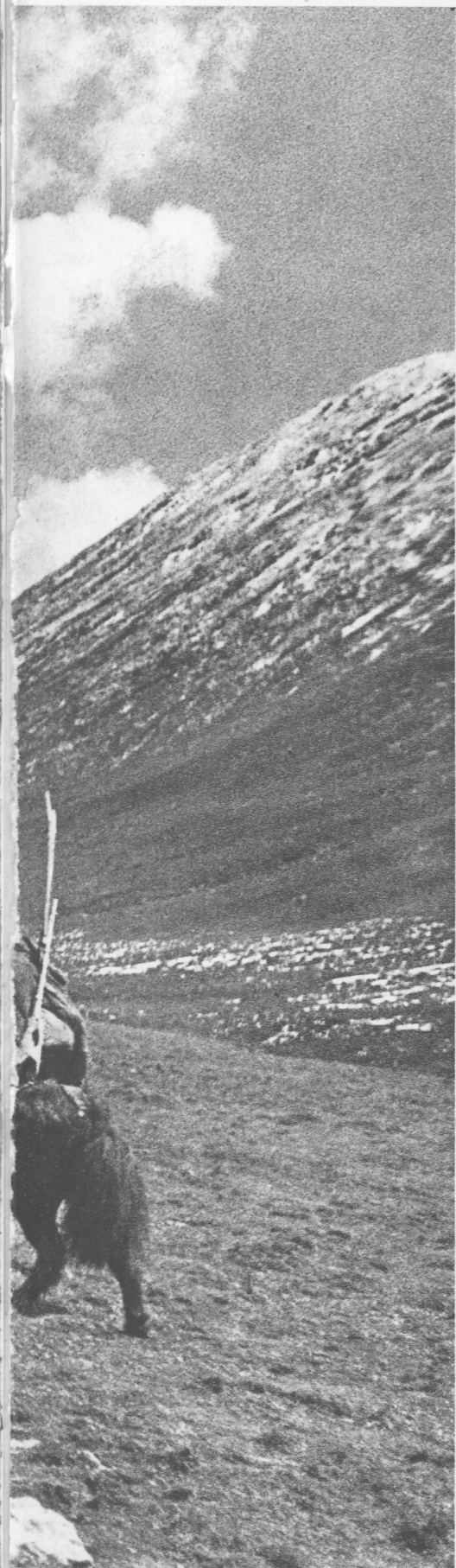
实的形象记录，揭示了被人称为“神秘的西康”，吸引了十多万中外观众。1942年我拟绕道印度去西藏，未能如愿，在印度拍摄了不少照片，出版了《西竺剪影》。1948年整理了青海旧作，举行了“积石山区影展”。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我们伟大祖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的关怀下，我参加了民族工作，以后到《民族画报》工作，1956年被选为第一届中国摄影学会理事。1950年至1952年，我先后两次随中央访问团到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和内蒙古、东北等民族地区。1952年参加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访问了金秀大瑶山、融水大苗山。1953年，去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1954年去内蒙古西部和东部采访了蒙古、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1958年重访了四川羌族地区。1962年参加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旧地重游，变化万千。解放后我所采访的作品发表在《民族画报》和各种有关画集、报刊杂志上，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间的互相了解，记录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变化方面，从摄影角度尽了一些绵薄之力。但由于政治和艺术的修养不够，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多多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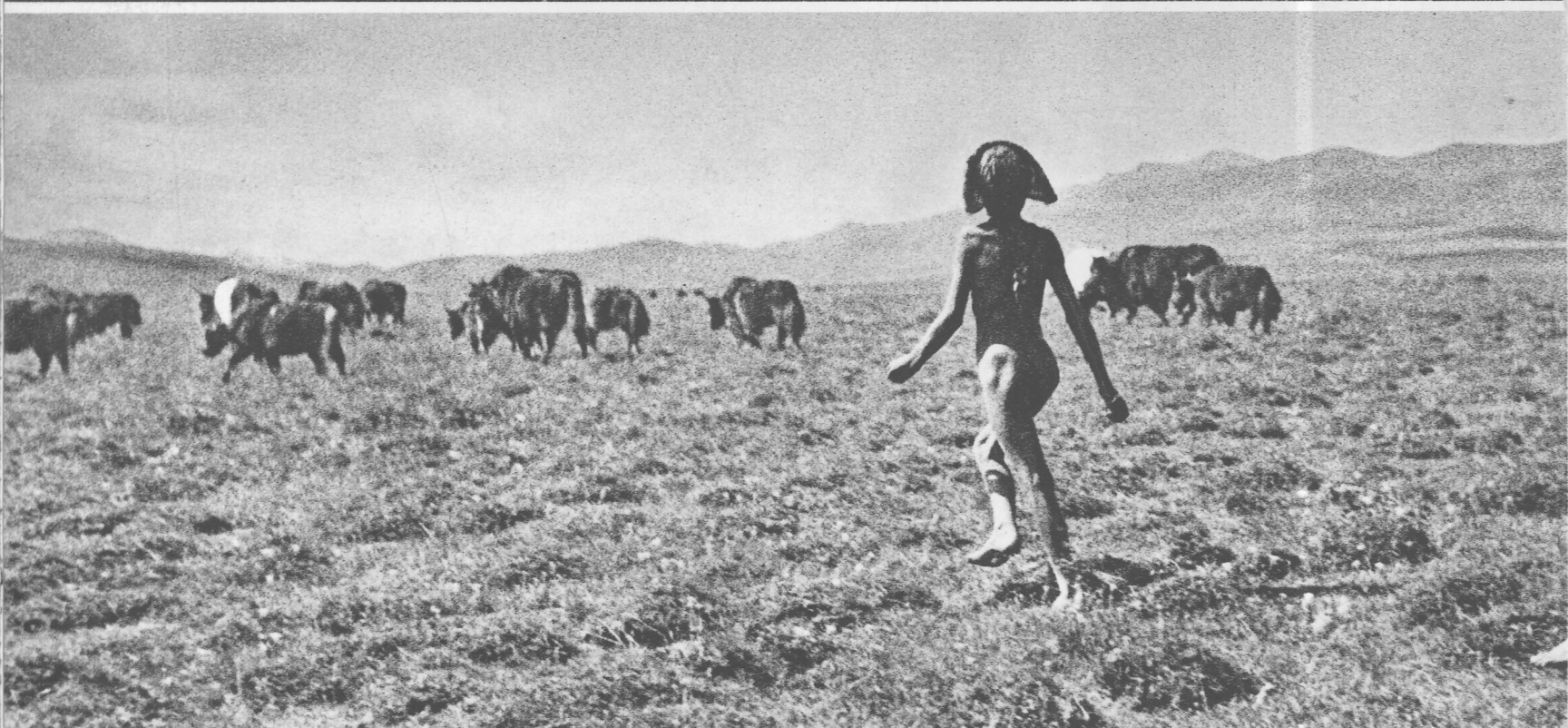
庄学本

一九七九年九月于北京





进入果洛 果洛位于青海、四川交界处，史称“廓洛克”，四川称“俄洛”。这里是纯牧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几乎与世隔绝。作者于1934年初秋，请人做翻译和向导，自四川阿坝的墨桑进入果洛。一路没有投宿之处，要自带帐篷，将吃、住、穿、用的一些东西，一起由牲口驮着走。傍晚，选择地势平坦、环境较好的地方下帐歇宿，埋锅造饭，明晨拔帐而去。一连数月，过着这种野外生活。这就是当年经过的地方和宿地留影。解放后，这里已划归青海，成立了“果洛藏族自治州”。



藏族老人 在果

洛康干部落牧场里，住着一位藏族老人，名叫“藏果尔祝庆”，已经一百四十五岁。当地人对他很尊敬，称他为活佛。1934年作者过此，特地到帐篷里去拜访他，并为他照了这张像片。

果洛牧区 天然

牧场果洛，出产大宗牦牛和绵羊。居住在这里的是藏族牧民，讲藏语中的“安多”话，从事游牧生产，住牛毛帐篷，随牛羊逐水草而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牧场上一片荒凉，牧民生活贫困。





涉水而渡 当时草地上没有道路，遇水过河，没有桥梁，如遇较浅的河流，人马都涉水而过。

草地初雪 阿坝至果洛，沿途都是高原草地，属岷山山脉，山势平缓，此起彼伏，高度在海拔三、四千米之间，入秋即下雪，冬季积雪不化。当地藏族居民骑马外出要背上“叉子枪”防身。

沮洳地 草地中有些雨水不能流泄的地方，常成为水塘泥坑和草堆相间的沮洳地，行人、牛马误入其中，即被陷入淤泥，不易自拔。



阿坝藏族 阿坝理县藏族，讲“嘉戎”话。这个嘉戎贵族少女，以红珊瑚珠盘成头饰，身穿花衣，腰缠花带，这是当时贵族盛行的一种装束。



嘉戎少女头饰

这是理县藏族嘉戎平民少女的头饰。她们以花布为头帕，耳戴珊瑚银环。



松潘藏族妇女

阿坝松潘藏族，讲“安多”话。妇女用琥珀球珊瑚珠盘在头上，耳戴珊瑚银环，胸前佩带金、银经盒。



五色海飞瀑 阿坝松潘县东首高山中，有著名的黄龙寺。附近的山涧中，生长有五色缤纷的苔藻，被称为“五色海”，涧水倾泻，汇成飞瀑。



溜索 溜索是当时最原始的一种渡江工具，用单根篾缆制成溜索，横贯两岸，用木段挖空劈成两半，制成溜壳，行人将溜壳覆在溜索上，再用皮带把溜壳和腰部束在一起，放手溜过江心，攀索过江到达彼岸。



威州索桥 岷江流经威州，江面约二百米宽。这是当时江上的索桥，是用竹篾制成的十几根篾缆，横贯两岸，铺上木板搭成的。行人骡马，都由此通过。红军长征时曾经过此桥。